



我在延安发现了宝塔山的秘密

■陈宏杰

巍巍宝塔山,滚滚延河水。这是打小时书上的延安留给我的印象。还有就是毛主席周总理在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,领导全国人民干革命。“东方红,太阳升,中国出了个毛泽东。”50多岁的我至今张嘴就能唱。可惜的是,一直没去过。

庚子年孟冬初十,借中国报业协会延安新闻培训学院开办之机,我终于踏上了延安的土地。冒着寒风走出高铁站,眼里是褐色的高楼,远山满坡的白色冰雪进入眼帘。来到住地,我和同行的曾帅哥被安排同居一室。狭窄的房间里,没有书桌,没有衣柜,两个人躺下来的厚衣服只能挂在门后的一排挂钩上。饭桌上没有回锅肉,没有香肠卤拼,装满大馒头和馍的两个大盘子占了中心位置,味道同四川比还真不一样。第二天的开班式上,父辈出自延安的报协领导告诫大家,来这里就是

要吃苦,要真正体会当年革命前辈的艰难困苦,我暗自庆幸昨晚没有去找人换单间。

熬过了一天的课堂,等来了现场教学。新闻人自然首先是到清凉山,不是因为“延安第一名胜”大名在外,而是全国唯一的新闻事业专题纪念馆“延安新闻纪念馆”建在这里。紧挨着山顶的石壁上,陈毅手书“万众瞩目清凉山”七个大字绵延近百米,老远可见。纪念馆大门旁有石碑,上镌毛泽东题词:“深入群众,不尚空谈”。总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的纪念馆外型呈窑洞形,寓意着党的新闻事业是从延安的土窑洞里创建和发展起来的。室内就地取材,利用80多年前红色新闻战士工作过的古代石窟和窑洞,原汁原味展示当年接收电稿和编辑、印刷、播送红色新闻等工作场景,两旁譬如始前般的生活环境更让人难以想象。遥想当年,这里发出的红色新闻让无数人翘首以

盼、奔走相告,着实令陷入困境的吾辈面色难堪。

一早出发时,带队老师说过,站在清凉山下就能看到宝塔山。但到下车时,仍然雾气重重看不了。等到走出纪念馆,阳光初现,一眼就见到了对面山上矗立的宝塔,不由得想起著名诗人贺敬之的名句“几回回梦里回延安,双手搂定宝塔山”。作为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重要标志和象征,我们自然是想先睹为快,不料老师说,因为雪后道路湿滑,宝塔山停止开放。大家只好在延河边信步观望,这时天空放晴,我一下子发现宝塔山其实不高,山后不远处有两座高耸的山头像是左右护卫大将军。这与我的印象大相径庭,也让我有点儿吃惊。我一直以为,宝塔在宝塔山上巍然屹立、高耸入云,天气晴朗时,在数十里甚至百里外应该一眼可见,要不咋能成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国文化青年心中的方向和目标呢?在

现场众说纷纭中,我忽然意识到,中国革命近百年来,共产党领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,宝塔山的形象也逐渐高大上、被“神化”了。其实有没有这座宝塔山,革命也会无往而不胜。

到杨家岭则是看领袖们居住过的窑洞和中央大礼堂,导游讲此地原名杨家陵,是一位古代大将的陵墓,后因忌讳才改的名,但也有英雄护佑。1946年8月,毛泽东在这里见过美国记者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,针对当时流行的“恐美症”,提出了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”的著名论断。1939年9月初邓小平和卓琳的婚礼,也是在此地举办的。最有名的肯定是山下礼堂里召开的中共七大,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,从而把中国革命推上了快车道。几番进出窑洞,我想到了一件事:诸大的窑洞只对外开门,人来人往如何通风?导游回答,昔日西北苦寒,生存第

一。我愣神一想,当年党的领袖们智慧能力远胜常人,寻常发家致富自不待言,只是心中揣着“为中国人民谋幸福,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”的初心使命,甘愿冒着杀头灭家的风险坚持斗争,住洋房吃大餐这些事情也就顾不上了。苏俄样式的中央大礼堂说不上高大雄伟,里面大概能容下四五百人,跟今天的星级宾馆报告厅差不多,有些名不符实。想想当年从七大会场走出来的人物,建国后不是将军也是个省部级干部。延安精神至今光照人间,我寻思“英雄莫问出处,富贵当思原由”这句话勉强可以对上。这是《资治通鉴》里评说北齐创建者高欢的一句话,也不全对。

前人栽树,后人乘凉。延安之行,看清了来路;进入新时代,“中国梦”照亮前程。前进道路上,同样有重重艰难险阻,延安精神,红色力量,必不可少,也不能少。

《秀美马边》: 流向远方的马边歌谣

■林仁清

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具有独一无二的属性,就像世上绝对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。马边彝族自治县就是隐藏在小凉山边缘的一片绿茵茵的叶子,上面开满了各式各样的鲜花,汉族的花、彝族的花、苗族的花,树的根深很深很壮,在小凉山盘根错节。

由马边作家陈远主编的《秀美马边——南丝路古彝文化生态旅游走廊》一书的每一篇我都逐字逐句阅读过,涉及面很广,彝族的历史渊源也很深。彝族悠远的历史文化是很难写的,没有现存的文字资料、实物考证,要写准确几乎不可能。《秀美马边》一书包含“南方丝路与马边、古彝文化在马边、生态旅游看马边、我爱马边”四个部分,有几篇描写彝族历史、文化、风俗的文章,我感觉已经写到位了,不能去计较细微不足。

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伍立杨先生在序里已经将文章作了精彩点评,我不再班门弄斧。只想从这本书的诞生,写一点对马边文化的片段记忆。

10年前,马边对于外面很多人来说是神秘陌生的。交通的不便造成秀美神秘的马边鲜有人知,更没人专车去旅游了。马边汉、彝、苗杂居,我很少见过写马边的文学作品,只是第一次来当地金河宾馆,看见走廊上挂的诗歌作品,当时以为是外国人写的,读起来才晓得是彝族人的作品。那时候还不认识诗歌的作者阿洛夫基。当时,马边早已成立了文艺创作协会,但规模不大。

我第一次进马边,是受张三才邀请。那时候交通的坎坷程度,使我们的轿车一直“牢骚”不断。我之所以进马边,一是深感马边的神秘,二是张三才每次到成都,都给我介绍马边的与众不同,特别是屡屡提到“永赖同功”,他说这四个字有故事。

到了马边,我还真见到了洪溪岩上“永赖同功”四个大字。张三才问我能不能用这四个字写部长篇小说。记得我当时醉醺醺的,豪气地回答,一片树叶都能写部书,关键看怎么写。既然几百年的字还没脱落,肯定是有许多故事的。

当时,我还在省作协上班。我说,哪天我不上班了,马上来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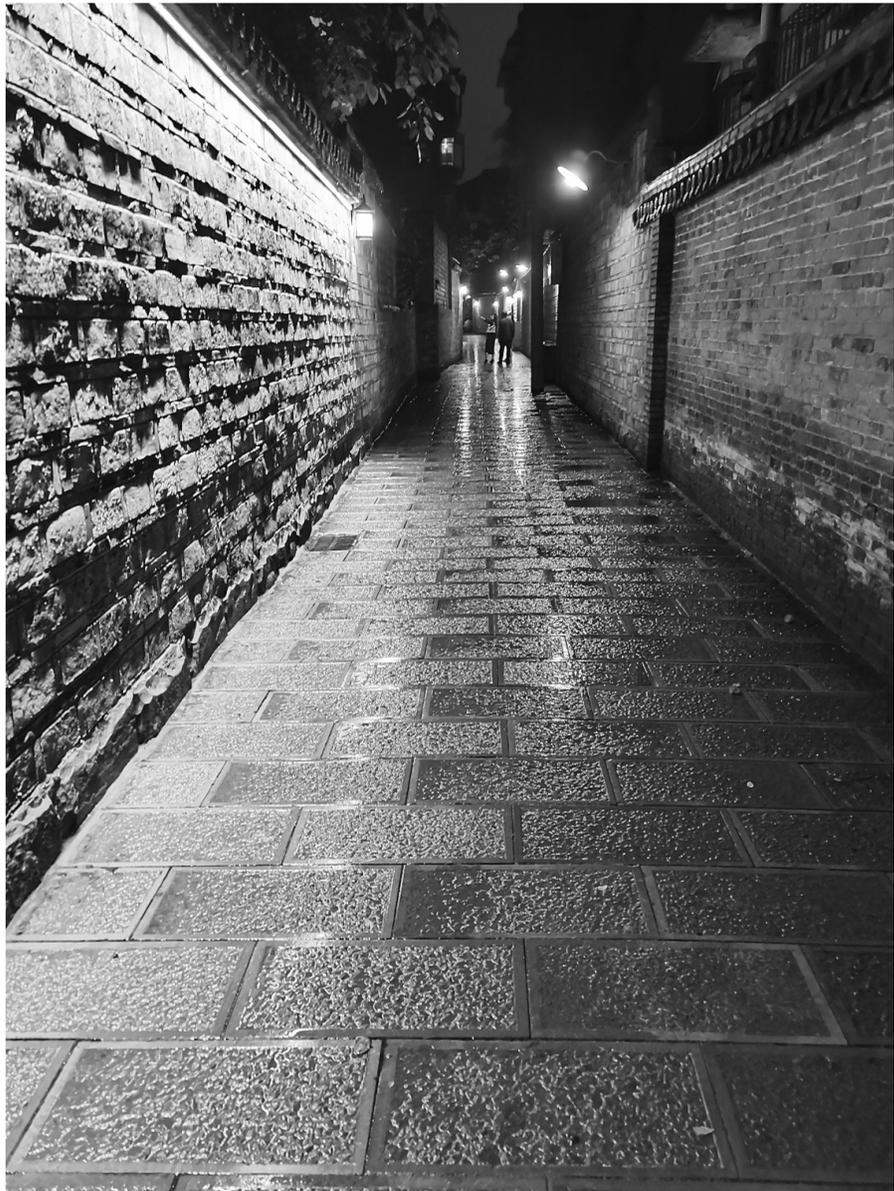
2016年,我真没上班了,就去马边签订了长篇历史小说《永赖同功》的写作协议。

我在采访中,感觉马边的文学力量很薄弱,文学爱好者不多,写小说的主要是夏书龙,多数都是写散文、自由诗。大家对当地的文化、历史几乎没有太多认识,更谈不上系统性研究。据介绍,马边也来过不少名家,比如被称为“凉山人民的儿子”的作家高缨、省作协副秘书长殷世江等,他们为马边文学事业的发展,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但是,关于马边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,马边本土作者对此研究的并不多,以至于秀美神秘的马边只能默默地蛰伏着,像是被遗忘的角落。我忽然觉得这不完全是交通问题,泸沽湖比这里的交通还差,两者间存在的差别就是宣传,文旅打造的理念还没深入人心,就失去好多年的黄金旅游时间。

2017年,我的历史长篇小说《永赖同功》举行首发式后,我发现马边在文化上变了。这部书并不是历史的丰碑,仅仅起到了让一个马边人深入看马边的作用。政府不遗余力地支持马边的文化发展,该县作家协会、文联正式成立。几位彝族作家积极参与本民族的历史考研,汉族作家更是以文字记录家乡,为马边“留影”。这几年间,陈远出版了《薜萝锣鼓》《脱贫路舞乡梦》《马边故事》《做实“绣花功”》等书籍,张三才出版散文集《圆梦故乡》,夏书龙出版散文集《活得纯粹》,曲比兴义出版《活态彝都》,阿洛夫基出版散文诗集《情满家园》……县上还举办了多次省级作家采风活动,本土作家作品研讨会,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;《大风顶》文艺季刊办得如火如荼,吸引省内外很多优秀作品;每年该县文联、作协出版一本文籍,宣传马边,歌唱马边,作协还先后三次荣获“四川省作家协会先进集体”。现在问马边人,“永赖同功”四个字是谁写的?都不会说是诸葛亮啦。县政府还在城里河边修建了“赖因寨”,将清廉为民的四品同知汪京从四百多年前“请回来”,他端庄地站在寨子里,明察秋毫的双眼,巡视着每一个人。

现在,随着仁沐新高速公路马边支线的贯通,知道马边的人多了,去过马边的人也越来越多,准备去的更是数不胜数。名不见经传的马边,原来历史如此深厚,居然与古丝绸之路紧密相连,而且还是—处重要节点。如果读者看完《秀美马边》这本书,哪怕你是选择性地看着,你都会对马边产生新的认识,去过的还想去,没去过的更想去。

独一无二的马边,会给你带来独一无二的遐想和感受。这本书的价值,应该是无价的。就像马边河水,一直流到远方,沿途唱着马边的歌谣,宣传马边天然的秀美风光和独特的人文历史。



若珩 摄

微雨中的九龙巷

腊八粥,一段寒冷中的温暖记忆

■杨金坤

在我的印象里,小时候的冬天特别冷,特别是进了腊月以后。“腊七腊八,冻死叫花;腊八腊九,冻死小狗。”到了腊八这天,母亲就会念叨着这句俗语,给全家熬腊八粥。我望着红彤彤的灶火,闻着四溢的粥香,喝着糯糯滑滑的腊八粥,感觉全身上下暖暖的。

腊月初八这天,母亲天不亮便起了床,抱柴生火、烧水放料,在厨房里不停地忙活。母亲熬粥很有耐心,她先把不易煮烂变软的红豆、绿豆、薏仁、莲子下锅,用小火熬煮,待它们胀裂开口儿,再加入易烂的糯米、大米、红枣、花生,用文火慢熬细煮。为了防止粥稠粘锅,母亲便用长柄勺不时搅动,浓

浓的粥香也随之飘散开来。睡梦中,我被袭来的粥香唤醒,从床上翻身而起,来不及穿好衣服就冲进厨房看母亲熬粥。而母亲却急急地催促我回去穿好衣服,免得冻感冒了。我烤着灶火、闻着粥香,感觉一点寒意也没有。

母亲把热腾腾的腊八粥端上桌,全家人一拥而上。我看看这碗,比比那碗,看哪碗多,瞅准了一碗,飞快捧到自己面前。小妹正好也看中了我手里的这碗,哭鬧着向我要,我不肯给。小妹欲向前来抢,我赶紧用嘴对着腊八粥“呼噜呼噜”地喝了起来。腊八粥刚出锅,烫得我龇牙咧嘴,可是依然舍不得放下。喝了两口抬眼看小妹,示意道:我都吃了,你

就别来抢了吧。可小妹不依不饶,任由你喝了,还要向前来抢。母亲端了两碗放在小妹面前,这才平息了我和小妹的纷争。

我也想再盛一两碗,母亲看着我,说,放心,腊八粥管够,让你们“吃了腊八粥,过水又过沟”,身体都结结实实的。我喝着腊八粥,觉得身心充满暖意,一股满满的幸福感油然而生。

如今,母亲早已离开了我们,但我仍会在腊八节来临前,备好大米、小米、核桃、花生、黑豆、红豆、绿豆等配料。在腊八节这天,我学着母亲,一边念叨着那句俗语,一边为我的孩子熬腊八粥,并叮嘱他们多喝点,因为“吃了腊八粥,过水又过沟。”

回家

(外一首)

■徐子飞

三百多个日夜辛苦的时光
收起汗水
从高高的脚手架下来

一张从工棚撕去的日期
把一辆
旧了又旧的摩托车发动

快一年了,憋足劲的车轮
急吼吼地把
长长路途,一圈圈绕起来

绕进了大山,绕进了河水
绕进的乡愁
嘎吱,停在一声乳名里

第一场雪

雪花,突然落下的时候
母亲站起身
身后的秋天,赶紧跑了

有很多的落叶,想跑时
脚步慢了一点
被落下的雪花,拽住了步子

小河的水,拼命地张嘴
落上去的雪花
被一口一口,吞进了水底

母亲弯下身,把一大捆柴禾
翻上了背
有雪,已落在地的发梢